



外孙周岁记

张恒利(汶上)

年华

聂上峰(任城)

我在远山望断乡愁
你在灯下缝补思念
流星划亮悲伤
夜莺轻诉心涧
月亮爬上山
云彩飞满天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容颜已改变
往事已飘散
雨已歇息
风已走远
相视一笑
我无语
你无言

驯鸽

楚星(嘉祥)

城边,清晨,已近不惑
一颗秋枣的熟落
惊飞一群桀骜的野鸽
除了翅膀嘎嗒之声
仅剩河面冷静的水波

童年,午后,锅屋的角落
仰头凝听着群群驯鸽
口袋和嘴巴里塞满梨枣
铿锵的鸽哨是秋天的味道

他年,黄昏,策扶老的你我
眼前会飞过一群新的身影
雪白温润的羽翼
热情嘹亮的哨歌

孩儿们侧耳聆听
——围膝而坐

浪漫老屋

吕玲(微山)

光影不弃
每逢晨昏白昼都会照临
不问尺长寸短
总要拍打几下久闭柴扉
即便无力应答
也不妨咳嗽几声

穿骨缝而入的
并非窥探
意在关照
潮湿内心是否发霉
多么奢侈
我已然出走数年的青春
此刻插花归来
与时光嬉闹着
半醒半醉

外孙裕宁周岁啦!
一个生命的诞生与成长充满了无限的期盼与喜悦。

女儿待产时,我们就思虑着取一个好名字。其实在取名这件事上,我毫无经验,女儿和儿子的名字都是母亲起的。既然女儿女婿相信我,我就开始了“苦吟”。起初,我取女婿老家“嘉祥”之“嘉”和“济宁”之“宁”,名之“嘉宁”。那段时间,来来回回的路上我反复念叨找语感,感觉不错。网上一搜,此名仅山东就有五百多。好是好,重名的太多。于是,又反复替换可用之名,读书时对每一个闯入眼帘的字都琢磨再三,最终锁定了“裕宁”。“裕”,有衣有食;“宁”,安宁平和。大家一致同意,于是我们就期盼着裕宁的降临。

去年12月2日上午,阳光正好,女儿进入产房。产房外,人很多,但异常安静。自从女儿进入产房的那一刻起,我就紧紧地盯着产房的门,眼睛里写满了焦灼与期待。我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站着,不说一句话,心中默默地祝福。等待的时间不长,却考验着我们的耐心。“快了,应该快了!快了,应该快了!”我在心中反反复复念叨着。直到护士喊女儿的名字,我们几乎同时拥到了门前。

念念想想的裕宁面世了!襁褓之中,一张小脸进入眼帘,眼睛紧闭,小小的鼻子微微翕动,小手攥成小小的拳头。我急不可待地触碰了一下他的小手,倏尔又放开,唯恐掌控不好力度惹疼了这个娇嫩的生命。

从此,就多了牵挂。前两三个月的日子里,我几乎一有空闲就会跑到女儿家中去看一看。满月后的裕宁,亮晶晶的眼睛,渐浓的头发,意欲舒展的手脚,忍不住去抱一抱。后来,裕宁可以坐上

婴儿车,推着他到小区、公园逛一逛了。春天宜人的气息里,他的惊呼让桃花蝶衣舞。太白湖面上滑行的小鸭子,又惹得他“啊——啊啊——”不停。

以后的日子,家已经因不住他看世界的愿望。稍微得闲,他就小手挥动着往外走。小区的一棵树、一朵花、一只鸟、一条小狗,都成了他的玩伴。每每周末、节假日,我们都会外出,活动半径不断延伸。曲阜鲁源村、微山独山岛、汶上莲花湖、嘉祥左岸小镇、临沂羲之广场等,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和欢笑。

他的身高在长,体重在加,长时间抱着已让人感到累了。他的牙齿拱头,先是下面的两颗小牙凸显出来,接着上面又一齐冒出四颗小牙。有了牙齿,可吃的东西自然多了,由最初的母乳、奶粉,到香蕉、火龙果,再到如今的米汤、米粒、馒头、面片。吃面食自然就有劲儿,他能自己翻身时我们高兴不已;现在满客厅爬个不停,更让我们欢欣鼓舞;尝试独站的他,离会跑也不远了。

婴儿的世界需要猜。“哎哎”不断时,是在请求到外面逛一逛;小手摇动时,是在表示内心的愉悦或离别的不舍;小手前伸时,是在求人抱一抱;不成调的“妈——妈——”让女儿喜不自禁。

裕宁最兴奋的事儿是洗澡。身子遇到水,他便双手拍,两脚踢,水花裹挟着笑声四溅开来。裕宁最得意的事儿是吓唬狸花。赖皮的狸花猫每每凑近他的小车,他就会连喊带叫,吓得狸花遁到一边去。裕宁最急不可耐的事儿是奶瓶。好似他的饿说来就来,一会都等不得,待到奶瓶放到嘴巴上,哭闹立马停止,只剩下吮吸奶头的声音了。

周岁的外孙,成长着,快乐着,幸福着……

缝纫机上的时光

李占奇(任城)

记忆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若有一台缝纫机,就能撑起一个家。无数个灯火昏黄的夜晚,母亲的身影随着缝纫机的节奏轻轻摇晃,那“哒哒”声成了我童年最熟悉的声音,是母亲用双脚踩出的生活希望。

农闲时节,母亲会踏上一场无声的战役。她坐在那台老旧的缝纫机前,双脚踩着踏板,奏响劳动的乐章。我放学回家,总能看到母亲低头忙碌的身影。她常常熬到深夜,指尖缠着止血的白布条,尤其是在年前为赶制邻里的衣裳时,经常在缝纫机前一坐就是通宵。灯光下,她眯着眼穿针,为一家人缝补衣裤上的破洞。她专注的神情,仿佛不是在缝补衣服,而是在编织一家人的命运。

经常有村里妇女来找母亲缝衣服,母亲总耐着性子教人走直线。她常说:“针走得直,路才不会歪。”这话,比缝纫机刻度盘更早教会我们丈量人生。我学着给娘捶肩,母亲摸着我的头,轻声

说:“只要你仨好好的,我苦点累点不要紧。”那声音很轻,却像锤子一样敲在我心上。

收来的零钱,一毛、两毛、五毛,母亲也仔细地分好类,数够十块钱就扎成一捆。那是我们的未来,是压在箱底沉甸甸的希望。由于母亲手艺极好,待人温和,做工细致,价格实惠,名声传遍了邻村,人们慕名而来。过年期间她接活最多,顾客络绎不绝。厨房的风箱还没歇火,缝纫机的“哒哒”声就响了起来。

后来,街上服装店林立,母亲的缝纫机终于安静下来。那台老机器静静躺在老屋角落,蒙上了岁月的微尘。可她仍时不时擦拭机身,上点机油。衣物已不在,但那份温暖却深植心底。当年母亲缝补的不只是衣服,是爱与坚韧。她的勤劳,教会我生活的真谛。针脚虽密,但缝不住时光的流逝。

岁月匆匆,缝纫机的“哒哒”声渐远……但我总觉得,只要轻轻一踩踏板,“哒哒”声就会顺着时光流回来。

百姓写手

太白湖

征稿要求:

体裁为散文、随笔、诗歌等,1200字以内,未公开发表。

征稿内容:

本土原创作品,主题鲜明,寓意丰富,积极向上。

投稿邮箱:

jnwb2011@126.com
(电子版,投稿须注明“百姓写手”)

注:见报须刊登

真实姓名,其他资料如地址、单位、职业、年龄等不方便见报,望预先声明。